

第二回 慶元宵善言滕武 進天香巧遇吳娃

詞云：

光輝春節紅燈好，歲歲首，今年又早，試問折梅者，春色知多少？錦花路柳啼鶯巧，寶鼎中，香煙裊裊。卻遇美佳人，渾然猶未曉。

右調《海棠春》

話說那乞丐接了銀子，竟下山去了。李貴道：“快些叫家人趕他轉來！”王雲道：“為何？”李貴道：“兄與了他這些銀子，謝也不謝一聲，竟自去了，可是氣他不過。”萬鶴道：“贈物不謝者，正是俠士之為。此人是仙是俠，也未可知，讓他去罷。”那曉得萬鶴這句話出其無意，誰知竟被他說著了。你道這個乞丐是誰？他乃是上天一位金仙，姓葉名雲龍，道號清風上人，適在紅塵中濟世，曉得王雲乃是上天列宿臨凡，所以化作一個乞丐的樣子來試王雲行止。誰知王雲慨然贈金，後來得雲龍之惠，亦是因此而起。

張蘭向李貴道：“我們還做正經事，不用管他去與不去，是仙是俠。”李貴道：“正經不正經，又要作詩行令了。”張蘭道：“兄好猜。”王雲道：“既然秀芝兄有興，就請長兄作起法來。”張蘭又道：“我們也不消筆，即此秋景就是口占一詞罷。”萬鶴道：“最妙。”張蘭就口占一詞云：

爽氣輕雲飛永晝，黃菊山前瘦，紅葉散漫空，揀點秋光，祇恐冬來驟。嵐峰疊翠金風透，佳節重陽後。飲酒無言醉，林間石畔，惹得人心懣。

右調《醉花陰》

張蘭念完到萬鶴，萬鶴亦口占一詞：

西風不斷雁來聲，秋色平分月倍明，風吹紅葉妒春英。遠影山環煙影翠，近峰雲繞碧峰清，暮光酩酊盡君情。

右調《浣溪沙》

萬鶴念完到王雲，王雲亦口占一詞云：

雲飛白，松與柏，山水情為實，金菊對芙蓉，相知遇相識。煙霞擁林石，落葉飄來赤。秋色卻平平，醉唱胡笳柏。

右調《醉花間》

王雲詞畢，李貴道：“快取紙筆過來。”張蘭道：“尊九兄要紙筆何用？”李貴道：“兄們這等好佳句，不錄出來細玩，豈不沉沒了？”張蘭道：“休得見笑。二位兄還是占詞，還是願罰？”李貴道：“若說罰酒，弟還喫得；若說詩文詞賦之類，就想上年許，一句也難成就。”張蘭笑道：“論理，還不肯罰兄的酒，命家人取冷水兩碗罰兄，方可快心。”李貴道：“弟與兄又無仇，為何如此怪弟？”王雲道：“此笑談耳。”隨命家人奉金、李二位相公的酒，二人各飲了兩杯。眾人又飲了一會，見日色啣山，就起身回舟，叫船家開船回城。眾人謝過王雲，各自回去不題。

卻說王雲回家，見過夫人，道：“孩兒去這兩日，母親在家寂寥否？”夫人道：“也不為冷清。那玄墓秋景如何？”王雲道：“玄墓景致果然大觀，山不絕登臨之客，水不絕遊玩之船。”夫人道：“這還不虛此遊。自後我兒可用工讀書，明歲秋闈有望，也接得書香一脈。”王雲道：“這是孩兒分內之事，何消母親吩咐。”自此王雲閉戶讀書，有時想起山塘美人，未免增一番長歎，增一番思慕，說不盡幽思戚戚。

又不覺到了仲冬天氣，一日閑憑曲欄，祇見彤雲密布，颯颯風寒，霎時間，六曲頻飄，鵝毛飛擁，正是好雪。但見那：

碧瓦玲瓏碎玉排，風雪片片入書齋。

梨花亂落爭人意，寂寞何能傾素懷。

王雲正在書院門首看那重重瑞雪，祇見玉奴拿出一壺茶來，放在桌上道：“相公請茶。”王雲就問玉奴道：“夫人在那裏？”玉奴回道：“在內堂向爐。適纔外邊有個人來借燈。”王雲道：“是哪家？”玉奴道：“聽說是張家。”王雲道：“可曾借與他？”玉奴道：“夫人命取與他，不知可曾拿去。”王雲隨就走到廳上，看見就是張盛。王雲道：“這樣大雪，你來此何幹？”張盛道：“叫多拜上王相公，家相公後日恭喜迎親，少幾對好燈，命小人來與王相公借幾對一用。誰知又下起這樣大雪來了。”王雲道：“我倒忘記了。但是這樣大雪不好拿，祇好明日拿罷。”既如此，小人明日來取。”張盛說了，就回去不題。

王雲隨到後堂，向夫人道：“適間張秀芝家來借燈，孩兒回他明日來取。”夫人道：“我曉得這樣大雪諒來不好拿，故此不曾付他。”王雲道：“倒忘了，張、萬二人總是後日迎親，我們要送賀禮。”夫人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王雲次日備了禮物，著家人送與二宅。張、萬兩家因是年家，又與王雲相契，所以送的禮物一一收了。

卻說王雲想起張、萬二人都已完娶，獨有自己尚還未聘。又想到：“婚姻乃終身大事，非草率可為。若娶了一個脂粉村姑，不誤卻一生！”故此夫人屢次要與王雲行聘，怎奈王雲千推萬阻，所以也自由他故此耽遲未聘。也有朋友中相勸王雲的，道：“兄必然要娶才貌兼全的，這世間能有幾個，巧巧的就配著了？兄莫要自誤青春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若不遇佳人，不得其配，情願終身不娶。”故此無人來作伐，反笑他少年迂闊。

卻說張、萬兩家姻事已畢，投帖來請王雲。王雲辭了，也不曾赴席。又過了幾日，張、萬二人閑暇無事，來訪王雲。門上進來通報，王雲出廳迎入，敘禮坐下。張、萬二人道：“前承厚禮已愧領，聊設蔬酒一樽恭候，清覓兄何得見卻？”王雲道：“府上大設華筵，自有尊親在坐。弟久疏禮節，故此不曾來領情，望乞恕罪。”張蘭道：“素叨知契，兄何必客談。”萬鶴道：“清覓兄心事，小弟久知：一則老伯母在堂，二則有屬意之思。”張蘭道：“兄知有何屬意？”萬鶴道：“何必深言也。”王雲道：“二兄一問一答，作戲小弟。”張蘭回言道：“閑話休題。往年年伯在府，元宵定然張燈慶賀。今歲年伯不曾回府，諒來明春燈事無興矣。”王雲道：“雖然家尊不在舍下，元宵乃一歲之首，務必是要慶賀的。”萬鶴道：“弟們明歲竟打點觀燈矣。”王雲道：“少不得來奉請二位長兄。”三人談笑，裏面家人奉出酒餚來，他三人直飲到日暮，二人告別回去不題。

卻說王仁誠素性極好玩燈，祇因今年朝中有事，不能回家，卻寫書來與夫人、兒子：“新正不可廢了燈節，消息之間，且見本

夕，正是家家桃符新換，戶戶彩燕迎祥，明朝俱賀歲之元：

一年氣象一年新，萬卉爭妍又一春。

少小兒童皆長大，看看又是白頭人。

卻說王雲賀過了元旦新節，事緒纒清，又到了玩燈時候，就吩咐家人將各樣名燈挨排掛起，將大門開了，一直至廳上，是夜試燈，就有許多人來看燈。真個是照耀如同白晝，也說不盡奇異的佳名。王雲又在內堂掛起幾對小小的花燈，設下一席，與夫人慶賞。也不表他母子夜夜在燈下宴樂。已到了元宵正節，王雲就喚過錦芳來道：“你去請張、萬二位相公，晚間到此賞燈。”錦芳領命去請不題。王雲又吩咐廚下整備酒席伺候。到得天將暮時，王雲看著家人燈裏點燭，有張、萬二人，不待去請，自己已光降了，直走到廳上，二人道：“好燈耶！”王雲回頭看時，方知是張、萬二人，隨道：“二位長兄真信人也。”張、萬二人道：“承兄見招，若不脫套，又要尊駕往返，是不相契也。”王雲道：“燈影寥然，又無兼品，反使二兄施步。”張、萬二道：“清覓兄何必太謙，府上華燈真乃新奇無比，兼承厚愛。”王雲道：“二兄休得見笑。”家童捧過茶來，用畢，王雲就邀張、萬二人坐席，三人坐定，飲酒觀燈，交談處不過究古論今，真個是話逢知己。酒過數巡，萬鶴道：“如此元宵佳節，我等三人在此玩賞，豈不占盡人間之樂乎？”張蘭道：“還有美樂，兄未知也。”萬鶴道：“美事極多，弟不知美中良，兄試言之。”張蘭道：“此時有那富宦子弟，舞衣勸酒，美女傳觴，筵前音樂，豈不更美乎？”王雲道：“不然，兄又是一樣心腸。此輩乃胸中無墨納袴狂兒，惟圖一時之樂，不思日後之貧，一朝財盡，風流浪子皆變做落魄餓殍。怎若我輩知己談心，守清燈而吟詠，逢花期以摘句，此真為清賞之樂也。”萬鶴道：“清覓兄高論甚妙。”張蘭笑道：“弟此言亦是探二兄之意，豈料二兄情懷也與小弟一般。”王雲道：“弟正有此想，秀芝兄素無此志，原是試弟們的。”說罷，三人大笑，仍復飲酒。正有詩思之興，家童進來報道：“府門前有許多燈會，相公們可出去看看。”萬鶴道：“我們去賞見賞見。”三人隨起身，走到大門前，見燈會已經過去了，張蘭道：“會已過去，我們也進城去看看燈來。”三人乘興，竟到城中，果然是戶戶張燈，家家結彩。但見那：

隊隊紅燈耀一州，群群龍馬仗人遊。

明明火樹銀花合，處處星橋鐵鎖收。

影影珠簾釵女獻，重重鰲壑吼獅毬。

聲聲金鼓元宵夜，靜靜笙歌百轉幽。

三人進城觀燈，直到更深，張、萬二人道：“弟們訴一言與兄。”王雲道：“二兄有何見教？”張、萬二人道：“煩致謝年伯母罷，弟們就此告別了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有此理，酒尚未曾盡歡，務要到舍下換席再飲。”張、萬二人道：“不是弟們相卻，果是夜靜更深，燈會俱已回去了。”王雲道：“祇是虛邀二兄矣。”二人道：“豈敢。屢承厚愛，亦不言謝。”三人就此各別不題。

卻說王雲回到家中，就進夫人房中問道：“母親可曾安寢否？”夫人道：“我兒回來了，張、萬二人在那裏？”王雲道：“他看燈已近他兩家門首，故此不肯回來，已經去了。”夫人道：“這也罷了。”他母子二人又說了些閑話，夫人道：“老身去歲曾許下天竺香願，尚未去完；二則汝姨母去冬有書來，要你去看看。此乃一舉兩便，到二月初頭，倒要去走走。”王雲道：“孩兒久欲到西湖一遊，未得其便。今有此行，甚是合宜。”夫人道：“夜已深沉，可去睡罷。”王雲隨走到外邊，看著家人關好了門戶，收拾了燈火，方到書房中看書不題。

卻說閭門外有兩個皮賴，一姓滕名武，一姓溫名別，終日遊手好閑，賭錢場裏又要去走走，所以弄得窮死爛矣，終日偷偷摸摸，就做了一個字的客人。這夜滕武也上街看燈，從王府門前走過，見掛燈如此富麗，就起了個不良之心，一頭走著想道：“這等一個鄉宦，自然也多積蓄。”所以看罷了燈回來，正在王府門前探頭探腦的，西望東張，巧巧溫別走來，滕武上前問：“溫哥那裏去？”溫別道：“與兄一樣。”滕武道：“一樣甚麼？”溫別道：“與兄一樣出來看燈。”滕武道：“非也。”溫別道：“你不是看燈，在這裏做甚麼勾當？”滕武道：“溫哥，你跟我來。”二人走到一個僻靜小巷內，滕武道：“你可曉得我的心事否？”溫別道：“我雖不曉得，讓我猜一猜看。”滕武道：“你若猜得著，也算你是個能人。”溫別想一想道：“莫非想著撐三？”滕武拍手道：“著兄是個神仙！但不知兄可肯共事否？”溫別道：“說哪裏話來，兄肯帶挈，豈有不同去之理！”滕武道：“既如此，也不宜遲了。”二人又去約有七八人，也不去獻甚麼草神，眾人就沾了幾斤酒喫在肚裏，祇待更深入靜，便去動手。

卻說滕武等到三更時分，俱各裝束齊備，來到王府門首，四下一看寂然，雞犬無聞。滕武道：“哪個先上？”溫別道：“我先上去。滕哥隨後，眾弟兄們可著四個把門，著幾人巡路。我兩人進去打開門，你等進來祇捉王公子，不要拿別人。”眾人道：“曉得。”溫別乃飛檐走脊的慣家，隨在腰裏解下一匹布、兩隻釘來，便輕輕巧巧扒上牆去了。又將布丟下，帶了滕武上去。這所屋卻祇隔得王雲的書房一進，此時王雲在書房中尚未睡著，忽聽得屋上響聲甚異，想道：“此非貓行，好有些古怪！”隨輕輕下床，搖醒了錦芳。王雲自己就先取了一杆槍，叫錦芳拿了一口腰刀，主僕二人也不拿燈，輕輕的開了書房門一望，祇見月被雲遮。主僕二人就閃在黑影中，往上一望，祇見屋上有二賊正往下跳。王雲看得明白，雙手舉槍大喝一聲：“好賊，看槍！”巧巧的一槍刺去，竟戳在溫別肚子上，翻身倒地，竟嗚呼哀哉了。滕武看見不是勢頭，掣出雙斧就望王雲砍來，王雲閃過，舉槍迎隔，雙斧落地，錦芳走去，搶起雙斧，就照滕武砍去，王雲急止住道：“且慢！待我審他一番，有同黨幾人。”隨喝道：“你這該死的強徒，共有同黨幾人？從直說來，饒你性命！”滕武唬得戰戰兢兢的跪在地下道：“相公，小人名喚滕武，就在本地住，祇因口食不敷，貧窮失志，所以被這些朋友們拉拉扯扯，叫小人幹這營生，實在不是小人本意要來的，求相公開天地之恩，饒小人之命，願相公萬代公侯！”王雲道：“好個拉扯你來的！世間貧人也有，不似你做強盜！若是饒你性命，豈不便宜了你？”滕武祇顧叩頭討饒，王雲道：“我且問你：從今還是改過自新，還是仍作此歹事？”滕武道：“小人經過一番，自然守分了。焉敢再作非為？”王雲道：“汝既知改過，非但姑存你命，還有相贈。”此時府中老幼俱已驚覺了，丫鬟們見公子戳死了一個強盜，又拿住了一個，早已進去報與夫人道：“祇得兩個強盜，被公子戳死了一個，那一個跪在地上討饒命哩。”夫人聽得有了強盜，先已驚惶，又聽得丫鬟們說戳死了一個，更加驚惶。正在慌張之際，祇見王雲進來，夫人隨道：“我兒受了驚唬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幸喜孩兒未曾睡著，不曾遭小人之害。”夫人道：“雖然他是強盜，祇宜善遣，不該戳死他。”王雲道：“孩兒本意不要傷他性命，這強盜在屋上往下跳，孩兒舉槍上迎，兩下急迫，躲閃不及，故此傷了這個強盜的性命。還有一個在天井裏，孩兒欲賞他幾兩銀子，叫他把死賊馱了去，不知母親意下如何？”夫人道：“捉賊不如放賊，這倒也使得。”王雲就取了銀子，走到外邊，向滕武道：“你貪夜至此為盜，理應送到有司正法。姑念汝貧寒，不忍治罪。自今以後，可能去邪歸正？”滕武道：“蒙相公存小人狗命，幸外之幸，還敢再做強盜？”王雲道：“我今賞你白銀拾兩做生理，要守本分，不可仍作非為。可將此屍骸馱去。”滕武接了銀子，叩頭謝了王雲，就去馱溫別的屍首。王雲向家人道：“你們去開門，可放人，還有餘黨在外。眾家人開了門看時，並無

一人。卻說這門外的強盜，聽得裏面聲高，料事不諧，也自散了。獨有滕武馱著死屍走出門來，將溫別的屍骸拋入河中，自己悔道：“怎麼該伙這些毛人做事，得手不得手，到也罷了，祇是白白的將溫哥性命送了。”又想到：“我自己的性命也是九分九厘的了，幸得王公子恩義，不害我之性命，反贈我銀子，此恩何時得能報答？”當時回至家中，想了多少念，竟也不做生意，莫若到別處走走。此是賊心未退。次日就離家，竟逃入深山落草去矣。正是：

損人利己不堪為，天理昭昭豈可欺。

惡貫滿時須敗露，一因一著定無移。

卻說王雲放了滕武，吩咐家人不許傳揚出去，故此絕無人知。不覺光陰荏苒，又到二月初旬，夫人向王雲道：“武林進香，擇個日子去

纔好。”王雲隨就拿過曆日看道：“明日倒是出行的日子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是明日好，就收拾明日起身。”一邊著錦芳叫船，一面整備禮物。到了次日，拜別夫人，帶了錦芳，登舟往浙。不幾日，船到武林，主僕二人登岸，打發了來船，叫人挑了行囊，竟投鄭府而來。

話說這鄭府，就是王雲的姨母家，姨夫姓鄭名乾，表字天昆，官授洛陽刺史，因告在家。王雲一徑來到門首，問門上人道：“這裏可正是鄭老爺家麼？”門公道：“正是。相公是那裏來的？”王雲道：“我是姑蘇王仁誠老爺家來的。”門公道：“相公，可就是王大相公麼？”王雲道：“正是。”門公道：“大相公請廳上坐，待小人通報。”門公隨進去稟鄭乾道：“啟上老爺：‘有姑蘇王老爺家大相公來了。’”鄭乾聞言，忙走出來見了王雲，道：“自前歲與賢甥一會，常常思慕。今幸到舍，少慰老夫之懷。尊公在京，仕途甚佳；尊堂在府納福。”王雲就拜下去道：“久別台顏，望大人恕甥失候之罪。家大人皆託洪庇。”禮畢，鄭乾命坐，王雲道：“姨母尚未拜見。”鄭乾即喚丫鬟，請夫人出廳，丫鬟進去稟知，不一時，夫人出來，王雲起身拜見，夫人即忙攙起道：“賢甥途中勞頓，常禮罷。”王雲揖罷坐下道：“母親在家常常思念，故今著甥來拜候大人；二則到天竺去還香願。所帶些微土產之物，聊表寸芹，望乞笑留。”夫人道：“老身常念及賢甥母子，去冬曾有一禮相候，愧無所禮，今到承你母親見賜厚禮。”王雲道：“姨母大人又來見笑。”鄭乾道：“賢甥今年尊庚多少？”王雲答道：“今交新十七。”鄭乾道：“賢甥英年學富。今歲秋場獻策，准擬奪魁，老夫亦得沾光矣。”王雲道：“甥聞孤識寡，承大人過獎。”丫鬟們來請喫午飯，鄭乾邀王雲到後堂用過飯，三人又講了些家常閑話，命家人收拾東書房與王雲安歇，自此王雲寓在鄭府，與鄭乾朝夕講些詩文，遇時同錦芳到西湖遊玩那六橋之景，竟不寂寞，就是想起山塘美人，有些掛牽牽腸。

不知不覺又到了仲春之望，要去天竺進香，隨與鄭乾說知。鄭乾道：“叫家人備好香燭，坐了轎去。”王雲叫錦芳備了香燭，自己坐了轎，竟來天竺進香。頃刻到了山門前，王雲下轎一觀，果然好座天竺寺，但見那：

山環翠疊，門連萬壽蒼松；雲繞碧峰，殿倚千年古柏。水流瀑布，花落飛叢；重樓高插，朱宇齊豎。金甲金剛，排列兩行威武；彌陀彌勒，中央一座欣然。寶燭煌煌而獻瑞，龍香裊裊以呈祥。朝暮鐘聲悠悠，報九天之樂界；辰昏經典喃喃，誦三品之蓮台。磬傳音，香客時時不斷；鼓傳喧，彩女飄飄何絕。一林僧眾，燦爛袈裟於佛案；十方衣鉢，叮嚀簫鼓奏菩提，真個不啻西方，果然無異靈鷲。

王雲步進山門，祇見進香之人滔滔不絕，隨到大雄寶殿，焚香拜告畢，方到各處遊玩。信著腳步走來，竟走到一所靜室，倒也幽雅。抬起頭來四壁一看，祇見墨雲繚亂，字跡縱橫。王雲上前看時，卻是遊人題詠，也有好的，也有不通的，挨次看去。看了一會，不覺詩興勃然，又見幾上有現成筆硯，隨取筆蘸濃，就在粉壁上也揮一詩道：

春風已入碧雲宮，點點飛花落地紅。

巧語鶯兒梭弱柳，呢喃燕子語東風。

悠揚鐘磬傳蓮座，繚繞香煙透漢空。

莫令禪聲和白雪，題詩羅列在堂中。

王雲題完，正要落款，裏面走出一個和尚來，見王雲人品俊雅，又在壁上揮題，這和尚就站在王雲背後看著王雲題完詩纔道：“相公請了。”王雲回身，見是一個和尚，也道：“請了。”和尚道：“相公如此好佳句，可惜書於壁上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塗鴉之筆，偶成俚言，聊以寄興，不期驚動老師，望勿見罪。”和尚道：“豈敢。”又道：“請相公方丈獻茶。”王雲道：“承老師美意，敢不領情。奈今日殘步不度，改日再來拜訪，再當領情罷。”和尚道：“相公到荒山隨喜，貧僧不過一茶之敬，相公何以見棄？”王雲道：“素手相逢，怎好取擾？”和尚道：“相公又來取笑。”隨同王雲到方丈中，重新施禮坐下，問道：“相公尊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有何貴幹到此？”王雲道：“小生祖籍姑蘇，姓王名雲，表字清霓。一則到寶剎來還香愿，二則探親。”和尚道：“原來是蘇州王相公，貧僧不知駕臨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海涵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敢，請教老師法號。”和尚道：“貧僧賤名是萬空。”王雲道：“久仰。”當下小沙彌擺下茶果，二人對坐用茶不題。

卻說吳府夢雲小姐，自京回浙，不覺又有年餘，已經一十七歲，正當及笄之時。古來女子到了這個時候，未免情生於景，景觸於情，何況夢雲又是慧心才女，豈無花前月下之思？一日在香閣納悶，無以為遣，祇得獨自步入花園散心。祇見千枝競秀，萬卉呈芳，反觸其情，頓添愁緒。自己又想到：“爹爹在京擇婿，難道偌大的四海，豈無一佳士？”自思自歎，怎經春色逼人來，隨口占一絕云：

花色溶溶亂玉腸，綠衫遍惹蝶蜂香。

春光如許花何主？羞看軒前嬌海棠。

夢雲吟畢，正在花下徘徊，祇見兩個丫鬟走來，向夢雲道：“小姐為何獨自一人在此玩賞？賤婢們四處裏尋小姐哩。”夢雲道：“我因觀書坐倦，偶步至此。”這兩個丫環就是伏侍夢雲的：一個叫繡珠，為人伶俐；一名繡翠，少亞繡珠，然相貌行止，皆非奴婢中人。繡珠道：“夫人候小姐去用午飯哩。”夢雲道：“你們去回復夫人，說小姐偶然心中不快，不用午飯，請夫人用罷。”繡珠道：“繡翠，你去回復夫人，我伴小姐在此。”

卻說繡翠去回復夫人不題。繡珠就問道：“小姐有甚麼心中不快，午飯都不用？”夢雲道：“不知為何？”繡珠亦深明小姐心病，祇是不好參透玄機，又說道：“明日是月半，向日夫人曾許下天竺香願，莫若借此進香，二則可以散悶。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夢雲道：“我竟忘了。不知可曾預備？”繡珠道：“夫人已吩咐備辦去了。”夢雲隨同繡珠進房來，卻遇夫人道：“我兒心中有何不快，連飯都不喫？”夢雲道：“孩兒偶然心中氣悶，母親不必介意。”夫人道：“明日是十五，前曾許下香願要還，二來春光佳麗，我兒可去散散心來。”夢雲道：“母親可去？”夫人道：“我有了些年紀，便就興懶，你可自去罷。”母女二人說笑之間，不覺紅日西沉，當夕晚景不顯。

次日早起，夢雲起來梳妝的十分齊整，宛若素娥臨凡，隨即離了香閣，見過夫人，叫幾個家人媳婦，幾個丫鬟，夢雲上了轎了。

望天竺而來。頃刻到了山門外下轎，輕移蓮步，走到大殿上，拈香禮佛已畢，纔到各處隨喜。玩到禪堂，見壁上詩文羅列，從頭一一看去，總是時人題句，學究之章，並無新奇之句。直看到末後王雲所題之詩，道：“此詩何人所作？清新灑落，必出才士之口。”稱好不了，讚美連聲。看到後邊，又不見落款，心上奇疑，道：“此詩不落款，莫非女子之作？”再審其詩中之意，字跡之法，並非女流。繡珠在旁，見夢雲觀詩，沉吟不了，讚賞無休，遂道：“小姐如此稱美壁上之詩，這幾上有現成筆硯，何不也和他一首？”夢雲道：“閨中詞蹤筆跡，留於此地，恐有妨其禮。”繡珠笑道：“小姐有此奇才，不露於世，要才何益？若使才名於當世，亦不枉天賦。小姐才貌兼全的一個才女，不啻上古名流。小姐還刻刻愛才，以此就該和一首纔是。”這夢雲聽了繡珠的一片言詞，到覺無了主意，心中暗忖道：“這賤人雖然嘴快，所言到還近理。欲待要題，猶恐唱和之礙；如是不題，其不辜負此詩之遇？”又想到：“我也不落款，就和了，諒無妨礙。”尚是未決，繡珠道：“小姐要題趁早，何必祇是沉吟！世間能有多少慧心文士察得出就是小姐的筆跡？好像去年從京中下來，遇處留題，豈無人見？今日此題就怕起人來！”夢雲道：“蠢丫頭，不諳世事，祇管亂說。從前所題，是我一人之句，並非唱和。”繡珠道：“如今小姐不要和，據自己之意題一首，可使得？”夢雲道：“若不唱和，又不合意，還是和他一首罷。”隨叫繡珠捧過筆硯，夢雲就取筆在手，和成一律，在王雲詩後，道：

無邊春色赴瑤宮，為問花枝那樣紅。
解舞黃蜂隨粉蝶，輕飛紫燕掠清風。
閑情可寄千年跡，淑意常懷萬法空。
天竺峰頭魚鼓遠，書香飄下彩衣中。

夢雲題畢，也不落款，又吟一遍，道：“此詩已和於後，未知原唱之人可能復到此否？就是見了，也未必在意。”祇是站立惘然。繡珠道：“小姐，如何見了這首詩，就象著魔的一般？那廂有人來了，我們到別處去罷。”夢雲就斜看一眼心裏轉道：“這賤人如此可惡！”遂同眾婢到別處遊玩不題。

卻說王雲在方丈飲茶多時，告辭起身。萬空忙來相送，王雲道：“小生還要在寶剎少玩片時，不敢勞師遠送。”萬空道：“既如此，遵命了。”萬空就回方丈不題。

卻說王雲別了和尚，一徑走到殿東首，見那燒香婦女絡繹不絕，盡都是些尋常脂粉，竟無一二可觀者。正要收拾遊興，祇見西邊一叢婦女走來，內有一女子年可二八上下，生得十分齊整。王雲趕上一步，仔細觀之，不覺就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道：“我說我那心上美人，祇說無處追蹤，不料今日又在此一遇，好不僥倖人也。”心纔轉道：“必定要訪個姓名下落纔好。”意未轉完，祇見心上美人向前去了。王雲隨即又趕上跟在後面，千思百算，欲待上前去問美人一聲，礙於男女有別，不好開口。信著他們，緊走緊跟，慢走慢隨。

卻說夢雲遊玩忘情，垂手緊走，將一方綾帕落於地下，眾侍婢們也不曾看見，獨獨王雲看見，這不是天賜奇緣？急忙走上拾起，如獲珍寶的一般，香噴噴的藏在袖內，道：“妙哉！我正無機可入，今將此帕祇說送還小姐，那時得申片言，若投機，三生之幸也。”忙忙趕上，巧巧的遇著一起香會，百餘人鑼鼓喧天。方纔讓得香會過去，再送綾帕時，心上美人不知走向。急急忙忙，四處追尋，直尋得力倦筋酥，也無蹤跡，心中恨道：“世間哪有這般湊巧的事。去年在虎丘得遇，無處訪他姓名，已作鏡花水月，不期今日又遇於此，必定美人是在城居住。雖然今日不能送帕申言，另日蹤跡可尋，又為萬千之巧。”自言自語的復走進禪堂來，看自己所作之詩道：“我這一首詩，不知美人可曾看見？”一頭說，一頭看，祇見後面又有幾行，細細看來，方知是唱和之句，再審其味，喜得祇是叫妙，道：“深情幽艷，非是男子之作，頗有香奩之氣，莫非就是美人所和，亦未可料。”細觀此字跡，又與虎丘柱上字跡相同，此詩必然出於美人之口。祇是美人之美才，可惜當面錯過，豈不令人悵悵？”無情無緒的走著，口裏念著牆上的和詩，走到山門外上了轎，回去不題。

且說夢雲走到外殿，見香會眾多，遊興已闌，隨就上轎回府。夫人迎著，問道：“我兒回來了，天竺寺今日香會可多？”夢雲道：“今日香會，遊客挨擠不動，不能盡其遊玩之意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兒素喜清靜，自然不稱其遊，可進房更衣去罷。”夢雲起身到房，更衣坐下，呆呆的想那寺壁之詩道：“此寺清新秀麗之句，必出風流才士之口。”又想到：“才雖高，不知姓名也是徒然。”心中又丟不下這詩，千思萬轉，情緒多端。正在垂首沉吟之際，繡珠烹了一盞香茶，走進房來道：“小姐請茶。”夢雲道：“茶放在桌上。”繡珠道：“小姐進香回來，為何更加煩悶？”夢雲道：“想是走倦之故。”繡珠道：“莫非寺壁之詩不佳，小姐與那做詩的騷客推敲？”夢雲道：“此等之詩，何用推敲？”繡珠就笑道：“賤婢曾聞俗語雲：‘要知無限關心事，盡在沉吟不語時。’所以知小姐為寺壁之詩而牽懷也。若那題詩之人，見了小姐的唱和之句，未必不象小姐。”夢雲情知繡珠參透機關，道：“自來是才見才憐，豈有個見了這等好詩，不細細的著一番心玩的道理？他在意於我這詩，亦未可知。”

他主婢二人正閑話之間，不覺樵鼓頻敲，雲開月上，已到更深時候。夢雲就床去安寢，在袖中去摸綾帕，摸來摸去，竟摸不著。正在房中移了燈在地下找尋，卻又繡翠進來，見了就問道：“小姐在此尋甚麼？”夢雲道：“我的一方綾帕不知失落何處去了？你到外廂尋尋看。”繡翠點了燈，到外各處尋了一遍，回來向夢雲道：“在外面各處尋來，總沒有。”夢雲道：“如此怎了？”繡翠道：“些小之物不見了，小姐這等在心。”夢雲道：“你哪裏知道：綾帕事小，上面有我的詩與名字的，若是人拾去，多少不便！”繡翠道：“小姐請放心，此帕若愚人拾去，已將錦繡作棄物丟開；若才人拾去，必定重如珍寶，好好的收藏起來，決不輕褻。祇恐那才子有情，曉得是小姐的芳名，未必不在那裏玩其詩而憶其人，引逗起訪求之念哩。”夢雲道：“若落於市曹兒郎之手，非但於可惜，還恐亂其衷曲耳。”繡翠道：“不過小姐做的一首詩，一方綾帕，有何妨礙？”夢雲聽了繡翠的說詞，也就半放不放心的意思，也就去睡了不題。卻說此帕一失，有分教：才子多意多情，佳人懷切懷思，正是：

閨閣從今語不喧，關情詞調事難言。
嬌花含露朝朝色，壁上和來夢裏論。